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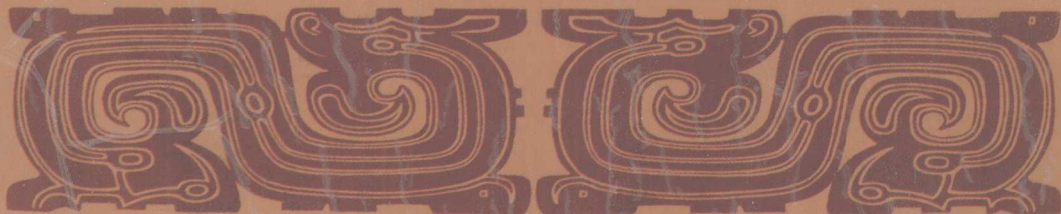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三十五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歷代學案

第二十二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目錄

清儒學案 九（卷一七〇至卷一九〇） 金生楊校點 邱進之 舒大剛 楊世文審稿……………

—



儒藏

目錄

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

羅山學案

自唐確慎提倡理學、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、羅山尤爲切實、以醇儒爲名將、一時部曲多出講學、生徒事功雖未竟意量、足與姚江相抗、其論治軍、本諸性道義理、不尙權謀、仁者之勇、斯其異於兵家言歟、述羅山學案。

羅先生澤南

羅澤南字仲嶽、湘鄉人、所居曰羅山、因以自號、幼穎悟、十歲能文、家世貧甚、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、於是喪母、又喪其兄、旋喪王父、十年之中、門庭多故、先生益自刻厲、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、恥無術以濟天下、年三十三乃補縣學生、逾四十始補廩生、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、二年粵匪攻長沙縣、令召先生練鄉勇、曾文正公督治團練、遂以

其徒屬焉、擊平衡山桂東土寇、江西省城被圍、檄使赴援、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、至則解南昌圍、破安福賊、歸從曾公東征、七戰而平岳州、復三縣、克武昌、漢陽、大捷於田家鎮、收黃梅廣濟、進攻九江、規湖口、又復弋陽、廣信、義寧等州縣、所向皆捷、武昌再陷、先生以書抵曾公、具論吳楚形勢、以爲欲取九江湖口、法當先圍武昌、欲取武昌、法當先清岳鄂之交、曾公聽其言、乃疏請以先生回援武昌、遂略定通城、崇陽、蒲圻、咸寧、而達武昌、與巡撫胡文忠公、提督楊岳斌會師攻戰、歷五月、剷除賊壘殆盡、六年三月二日、以霧中追賊至城下、右額中礮子、傷創甚、越三日病不能起、索紙筆書曰、亂極時站得定、纔是有用之學、臨卒、握胡文忠公手曰、武漢未克、江西復危、不能兩顧、死何足惜、恨事未了耳、其與迪菴好爲之、迪菴、李忠武字也、語畢而瞑、年五十、先生以諸生立功、累官至寧紹台道、旣



儒藏

卒於軍、朝旨照巡撫例賜卹、予諡忠節。先生之學、推尋濂、洛、關、閩之緒、瘡口焦思、大暢厥旨、以爲天地萬物、本吾一體、量不周於六合、澤不被於匹夫、虧辱莫大焉。懷降衷之大原、思主靜以研幾、故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、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。幼儀不慎、則居敬無基、異說不辨、則謬以千里、故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、姚江學辨二卷。嚴義利之閑、窮陰陽之實、旁及州域形勢、百家述作、靡不研討、故有讀孟子劄記二卷、周易附說一卷、皇輿要覽若干卷、詩文集八卷。又著有養氣說、不傳於世。參曾國藩撰神道碑銘、李元度撰別傳、年譜

周易附說序

朱子卦變圖、一卦變爲六十四卦、得四千九十六卦、皆易中自然之道、足發前聖所未發。惟於彖辭、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、以卦變釋之似非。畫卦作易之本旨、六十四卦體也、筮用也。聖人設卦觀象、

繫辭焉以明吉凶、俾筮者得以觀變而玩占。辭因卦象而繫、非因既筮之後、觀變而始著也。即以卦變論之、如乾之一爻變者、變在初爻爲姤、在二爻爲同人、三爲履、層遞而上、至於六爻皆變、次第井然。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、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、本義釋泰、否、咸、恆、蠱等卦、不專取卦變、於卦變多以或辭疑之、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。澤南久從征討、無書可讀、以卜筮爲軍中所需、攜本義一冊自隨、因攻潯陽未下時、從披覽、以驗時事之消息。竊意易之爲易、有交易、有變易。陰陽交而卦畫成、陰陽變而筮法立、彖辭、彖傳之往來上下、皆以明交易之義、似於變易無涉。爰存管見、附於本義之下、以備一說。軍務冗雜、此心莫靜、未知於畫卦作易之指有當否也。錄而存之、以俟正於世之君子。

讀孟子劄記



問、設淫邪遁之詞、甚爲難辨、知言之功、當自何始耶。曰、不消急、要去辨別他底、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、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、辨得明白、表裏精粗、毫無蒙蔽、則彼說來前、便能燭其病之所在。否則、我之理未明、彼之說可聽、不惟不能辨其是非、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。權衡既設、輕重不可得而淆。繩墨既立、曲直不可得而混。孔孟、程朱之說、既明、佛老、陸王不可得而蔽。欲知言者、詎可不窮理哉。

仁、義、禮、智、具足於心、故隨其所感、則惻隱、恭敬、羞惡、是非之心見。然有從一條路上發者、有一時並發者、亦有連類而發者、看他是甚麼事來、即有甚麼心應之。如見孺子入井、此惻隱之心發也。設見有人推孺子入井、必怒其人之不仁、此是羞惡之心。知其人之不仁、是是非之心。不忍孺子之死、是惻隱之心。霎時間、此心盡爲流露、皆有不待安排

者、此理各足於中故也。

告子論性諸說、後世言性之失者皆不出其窠。曰杞柳、性惡之說也。湍水、揚子性善惡混之說也。生之謂性、佛氏作用是性之說也。性無善無不善、蘇氏、胡氏之說也。經孟子辨明、其謬說猶紛紛不息者、以孟子未言氣質之性、無以解諸子之惑故也。至宋儒發明氣質之性、孟子性善之旨已瞭然矣。而陽明復竊其無善無不善之說、以張宗旨、謂心之體無善無惡。如其所言、則是人之爲善、於性無所與。爲惡、於性無所損矣。佛氏曰、不思善、不思惡、時、認本來面目。陽明之言、固釋氏之邪說、亦告子之眞派也。

良心者、仁義之心也。旦晝之所牿亡、牿亡此良心也。夜氣之所存、存此良心也。人之良心雖放、本然之性亦時流露於日用之間、不至盡絕。到夜閒休息、其氣漸清、理亦漸明、所以平旦之氣、其好惡猶

得人心之同然、是必其日間存得些子、夜間才存得這些子。若其旦晝所爲、純是一片私欲、本然之良斲喪殆盡、雖夢寐之中、猶是七顛八倒、使盡機械、早辰才開眼、物欲遂交集於前。平旦之好惡、亦與人相去遠矣。理寓於氣之中、有是氣即能存得此理。夜氣足以存之、旦晝之氣亦足以存之。苟能於旦晝所爲、一一準乎天理、順乎人情、不敢稍有縱肆、則此日用之間、便莫不存得此理在。何待夜氣而始存。至徒恃夜氣以存之、其人之心已不堪問矣。至夜氣不足以存、名雖爲人、心實禽獸、惜哉。人性皆善、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。曰：性善者、天命之本然也。有善有不善者、氣稟之各異也。氣有清有濁、斯人有智愚也。有純有雜、斯人有賢否也。有強有弱、斯人有勇怯也。故上哲之資清而純、下愚之資濁而雜、其中人則毗陰毗陽、或靜或躁之不同。氣稟拘于生初、物欲蔽于後起、斯人

之才遂至于千變萬殊而不可紀極。然而物與人分明暗也。聖與凡分通塞也。暗者不可使之明、塞者猶可使之通。氣質之性、君子終不爲所囿者、變化之道、是在乎人爲也。盡性則人事皆天、好學則氣質無權。

立一身之主宰、而提萬事之綱者、其維心乎。心也者、理之興也。事物未至、理具于心。事物既至、心即運此理以應之。其靜也、動之理所由存。其動也、靜之理所由發。視也、聽也、言也、動也、皆心之所統攝也。蔽交於前、其中則遷也。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也、皆心之所因應也。彝倫攸斁、本心以喪也。仁民也、愛物也、皆心之所運用也。一物不得其所、則心有所不忍也。心之爲物、靈變不測、出入無定時也。因應無定在也。放而縱之、茫然莫知其所至也。苦以拘之、又急迫而不能久也。御之以理、而居之以敬、動靜交修、內外夾持、庶能保之而



不失耳。嗟嗟。心與迹、非判然爲二者也。存其心、所

以爲應事之本者也。敬其事、所以安其心也。徇于物欲而不返者、邪也。憂其力之所不能、思其智之所不及者、妄也。屏見聞、絕思慮、以求其心之不動、桎梏其心者也。去日用、棄人倫、直心放、則仁失。心存則仁存。求其放心者、即求仁也。學問之道、固非一端、無一非所以求放心、即無一非所以求仁。格致、所以窮此仁也。誠正、修所以體此仁也。齊治、平所以推此仁也。一言語、無非仁之所在、慎言即求以存仁。一舉動、無非仁之所在、謹行即所以存仁。是故人欲求仁、不可不從事於學問。學問充則仁可得而全、學問不充則仁不可得而盡。孟子曰、學問之道無他、求其放心而已矣。謂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。後人誤會此旨、遂謂人不必講學讀書、只要存得本心、吾不知學問之功、不深此心、何由而存幾、何而不流於異端哉。

人極衍義

人身一天地也。得天地之氣以成吾形、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。精氣、其天之覆幬乎。骨肉、其地之持載乎。聲音、風雷之鼓盪乎。血液、雨露之涵濡乎。毫髮、草木之榮滋乎。經絡、山川之條理乎。呼吸、晝夜之循環乎。寐興、寒暑之往來乎。老幼、死生、元會之遞降乎。曰仁曰禮、元亨之通乎。曰義曰知、利貞之復乎。天地一大人也。人一小天地也。心、天地之心。行、天地之事。其量固未嘗或隘也。蓋天地人、同一太極也。理之一也。天地人、各一太極也。分之殊也。其分殊、其理一、分之有眖、合之無閒也。由是觀之、太極之在天地、遠而難明者也。太極之在吾身、近而易見者也。明乎吾身之太極、天地之太極不外是矣。周子曰、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、立人極焉。

指此心見性成佛者、戕賊其心者也。其體不立、其

用不行、烏可言養心。

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、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。大經大法、萬世所不能外、而其制度文爲、則必隨時而損益。禹、湯、文、武即生今日、夏、商、成周之制亦有不能盡行者、道無古今、用有古今也。必泥其迹而行之、非通儒之經濟矣。必曰先王之法度盡不可行于今日、先王之法必違乎天理、拂乎人情而後不可行也。苟其爲天理之自然、與乎人情之同然、又何不可行之有哉。安石以管、商之術、行官禮之事、新法驟行、禍延天下、匪惟不知先王之道、亦不知先王之法者也。懲其失者、遂謂古制必不可復、因噎而廢食耳。陸子曰、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。顧爲之必以其漸、而不可驟耳。程子曰、有關雎、麟趾之遺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

天能生民、天自能養民也。宇宙之物力、足供萬民之取給、以天下之粒、養天下之民、固未有見其不

足者。後世豪民罔有功德、競其豐富、勢敵王侯、貧者皆天之所生、至求一立錐之地而不可得。富日益富、貧日益貧、匪天之于人有偏、君不能制產故也。井不必盡畫也、即今之地勢可限也。水不必盡溝洫也、即今之陂池可溉也。宅不必盡五畝也、即今之廬舍可居也。惟正其經界、定其多寡、計民之數而授之、則天下之貧富可均、天下之民志可定矣。子之貧富不均、父母不忍也。民之貧富不均、天地亦不豫也。法雖創于先王、道則準之天地、師其意而行之、庶斯民盡有所歸耳。孟子曰、夫仁政、必自經界始。

西銘講義序

西銘言仁之體也、義已見於其中、程子以理一分殊贊之、其理無餘蘊矣。朱子懼後人之難知也、爲之作解義、使天下學者知句句有箇理、一分殊在、然而世之能遽悟其旨者亦鮮。己酉夏、澤南爲諸

生講西銘、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、作講義示之。每句始言一家之父母兄弟、繼乃推到天地民物、因其分之立者、以明其理之本一。又繪一圖、上下推布、於理一之中、分之森然者益明、以附於朱子解義之後、爲初學設也。夫西銘之理一不難知也、分殊難知、分殊不難知也、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道難知。然而豈知之而遂已哉。人稟二五之精以生、理即從而賦之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、雖其中親疏殊情、貴賤異等、而其天理之流行、實未嘗有一毫之稍閒、如一身然。冠則以之尊其首、服則以之章其身、黠續以之塞其耳、履舄以之重其足、隨形付物、各有所當、而疾痛疴癢、要皆息息之相關。其氣稍有不貫、則手足痿痺、爲之不仁、有不可閒隔故也。是以古之君子、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、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。向使於分殊之處、一毫有所未善、則此一理之渾然者、遂有所虧而莫

周、義之不盡、又何以爲仁之至哉。西銘所以言仁者至矣、所以言義者亦明矣。讀是書者、必即其理一分殊之旨、知之明、復處之當、俾吾之所得諸天地之塞、天地之帥者爲不失、則亦庶乎其克肖矣。程子曰、充得盡時、聖人也。孟子曰、人皆可以爲堯舜。

小學韻語叙

余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、日與諸生講小學、大學之方。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、惟語句長短、參差不齊、小兒初入學、遽以此授之、往往不能以句、思欲有以便於讀而不得。余因爲之撮其大要、輯爲韻語、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、令其隨讀隨解。諸生樂其誦之易也、方欲鋟之木、而粵匪之禍起矣。自戊申以來、迄今九年、一夫倡亂、禍延東南、天下絃誦之聲、或幾乎熄。余以一介書生、倡提義旅、馳驅於吳楚之間、而其一時



同事者、及門之士居多、共患難、一死生、履險蹈危、絕無顧惜、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。當天下無事之秋、士人率以文辭相尚、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、人或以為迂。一日有變、昔之所謂迂者、奮欲起而匡之救之、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。亦由其義理之說、素明於中故也。余自愧德薄、不能以身教人、竊幸諸生克自奮發、不負其平日之所習、尤願其益相策勵、日親當代崇實之儒、拔本塞源、共正天下之學術。學術正則禍亂有不難削平者、非徒恃乎征戰已也。孟子曰、經正則庶民興、庶民興斯無邪慝矣。此之謂耳。諸生軍務倥傯之餘、尤日取此編相爲參訂、恐因亂而失也。付於攻木氏、余因有感於當世之務、復慨乎其言之。

姚江學辨

陽明先生曰、性善之端、須在氣上始見得。若無氣亦無可見矣。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、即是氣。程子謂

論性不論氣不備、論氣不論性不明、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、祇得如此說。若見得性明白時、氣即是性、性即是氣、原無性氣之可分也。氣者、理之運用者、氣之條理。無條理則不能運用、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也。

孟子言性善、後世論性者、紛紛不一、至宋儒分言義理之性、氣質之性、道始大明于天下。蓋人性皆善、因乎義理之同然。其心有善惡之不同者、氣質各殊故也。雖曰天命之理不離乎氣之中、要之理自理、氣自氣、實有不相蒙者。陽明曰、性即氣、氣即性。又曰、氣者、理之運用。理者、氣之條理。是告子生之謂性矣。佛氏之作用是性矣。烏足與言性哉。嘗讀孟子之書、雖未明言氣質之性、而其言性與氣者亦多矣。雖存乎人者、豈無仁義之心哉。牿之反覆、則其夜氣不足以存、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。夜氣即仁義、豈人之



違禽獸不遠者、無仁義亦無夜氣乎。其爲氣也、配義與道、謂養其浩然之氣、足以配道義而行之也。道義即氣、何以謂之配乎。王子之居移氣、即爲移理、何以不如居天下之廣居者乎。孟施舍之守氣、即爲守理、何以不如曾子之守約乎。是一是二、固不待辨而明矣。且也理即是氣、則血氣未定、即爲理之未定、血氣方剛、即爲理之方剛、血氣既衰、即爲理之既衰、君子之戒色、戒鬪、戒得、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已。陽明不然、宋儒之分言氣質、以爲理即是氣、獨不思乎孔孟之言理與氣、早已判然也哉。且夫理至一者也、氣不一者也。氣運有古今、道不以古今而殊也。風氣有南北、理不以南北而異也。氣數有壽夭窮通、理不以壽夭窮通而增減也。氣稟有智愚賢否、理不以智愚賢否而加損也。果如陽明之言、則堯舜性之、湯武身之、其稟氣之清者、故其

理亦善也。熊虎之狀、豺狼之聲、其稟氣之惡者、即其理之惡也。中人之性、可以爲善、可以爲惡、亦其理之有善有惡也。凡天下之人、有躁氣、有暴氣、有乖氣、有戾氣、有惰慢之氣、囂張之氣、邪靡之氣、噍殺之氣、皆不得謂之爲非理。匪特主持風氣、挽回氣運、與自立乎氣數之學、可以不必、即變化氣質之功、亦可以不用矣。尙得成其爲人乎哉。夫學陽明之學者、無論矣。明儒之中、亦有力詆陽明爲禪、爲佛者、而於理氣合一之說、終不敢以爲非、抑亦未之思耶。

陽明曰、夫心之本體、即天理也。天理之昭明靈覺、即所謂良知也。君子之戒愼恐懼、惟恐其昭明靈覺者、昏昧放逸、流于非僻邪妄、而失其本體之正耳。

明道謂、吾學雖有所受、然天理二字、卻是自家體認出來。良知即是天理。體認者、實有諸己之謂也。

良知者、心之本體、即所謂恆照者也。

爾那一點良知、自爾自家的準則。爾意念著處、他是便知、是非便知、非更瞞他一些不得。爾祇不要欺他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、善便存、惡便亡、這裏何等穩當快樂。惟天下至聖、爲能聰明睿知。舊看何等玄妙、今看原是人人自有底。耳原是聰、目原是明、心思原是睿知、聖人只是一能之耳。能處正是良知、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、何等明白簡易。人要知這良知訣竅、隨他多少邪思妄念、這裏一覺、都自消融、眞箇靈丹一粒、點鐵成金。

吾良知二字、自龍場以後已不出此意、只是點此二字不出、與學者費卻多少辭說。今幸點出意、眞是直截。學者聞之、亦省卻多少求索。一語之下、洞見全體。學問之道、至此已是十分說得下落、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。

薛尙謙、鄒謙之、馬子辛、王汝止侍坐、因歎先生自

征寧藩以來、天下謗議益衆、請各言其故。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、天下忌之者日衆。有言先生之學益明、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。有言先生自南郡以後、同志信從者日衆、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。先生曰、諸君之言信皆有之、但吾一段自知處、諸君俱未道及耳。諸友請問。先生曰、我在南郡以前、尚有些子鄉愿底意在我、今信得這良知、眞是眞非、信手行去、更不著些覆藏。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、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。

良知二字本之孟子、曷病耶。曰、非良知二字之病、陽明所言之良知有病也。陽明所言之良知、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。人之爲人、有心有性有情。仁義、性也。愛敬、情也。知愛知敬者、心也。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、即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爲心。心之爲物、虛靈不昧、性之具于其中者、能燭照而不差。事物之來、心即運此理以應之。能知者、



氣之靈也。所知者、心之理也。孟子言良知、隨明之曰、知愛其親、知敬其長。又曰、親親、仁也。敬長、義也。欲人即此知之自然者、以見仁義爲吾性之固有、非謂良知即天理也。四子之書、言知者多矣。曰知德、曰知道、曰知禮、曰知止、曰知性、知天、言道、言德、言止、言天、言性、此指理而言也。未有以知爲理者。陽明謂良知即天理、即本體、蓋誤認氣爲理矣。誤認心爲性矣。孟子之言、豈如是哉。且也人稟二五之氣、有或清或濁之不同、故其心之所知、有或廣或狹之各異。稟氣之最清者、知之所及、自能徹始徹終、其次則其氣不能極清、故其知不能極明。人無不知愛其親也、愛中之條理、孰能悉周。人無不知敬其兄也、敬中之儀節、豈能盡照。知愛知敬者、天性之同然。有不能盡知者、氣稟之有限也。試即天下之人觀之、事有知其大綱、而不能知其細微者矣。有

知其一偏、而不知其全量者矣。且有語以一理、多方導之、而不能悟者矣。投以一事、竟日思之、而不能會者矣。彼其心豈無良知哉。特以資自所蔽、而不能遽知耳。孟子言知言、知性、言博學詳說、嘗示人以學問之道、蓋必有學而後可以充其知、固未嘗以此良知遽欲人廢學也。陽明則謂人人有此良知、是便知是、非便知非、且謂至誠之聰明、睿知、是人人皆有底誠、如是天下皆聖人矣。天下皆生知矣。孔子曰、或生而知之、或學而知之、或困而知之。其言甚謬矣。曰、民可使由之、不可使知之。其言不足信矣。何以古今來昏昧者若此其多、聖人若此其少乎。捐棄學問、徒恃良知、孟子之言又豈如是哉。然則陽明之於良知、何津津言之不置耶。曰、陽明之學、佛氏之學也。陽明之良知、即佛氏之本覺。佛者、覺也。覺有始覺、有本覺。本覺者、常住不動、眞性如

如者也。始覺者、由悟而入者也。佛經多言慧、言智、曰眞識、曰善知識、曰藏識海、曰平等智慧、曰不生不滅等是智、曰如來清淨智、曰識宅、皆指其本體而言。蓋佛氏以知覺爲性、故以慧智言本體也。陽明奉此邪說、自以爲絕大神通、曰良知即天理、即本體、眞性如如之本覺也。曰覺得良知訣竅、隨他多少邪思妄念、都是消融、由悟而入之始覺也。達摩不立言語文字、即心即佛。陽明掃除學問、主良知以立教、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。抑亦悖叛孟子之道、而入達摩之室乎。顏子沒而聖學亡、孟子之學久爲良知家所鄙棄、不過借此二字、以遮蓋佛氏頭面已耳。故曰、陽明所言之良知、非孟子所言之良知也。陽明自南郡以來、始以致良知爲宗旨、前此猶未溺於此乎。曰、陽明自幼即篤信二氏、特末於孔孟書中得此二字、以爲改頭換面之具、故屢費辭

說、而猶不能明其意。及其辭之既窮、又不能遁入舊說、此陽明自謂有鄉愿底意思也。及此二字入手、遂不難舉孔孟、程朱之旨、盡納之佛氏矣、不亦無忌憚之甚哉。

仙家說到虛、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。佛氏說到無、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。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、佛家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、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意思在、便不是虛無的本色、便於本體上有障礙。聖人祇是還他良知的本色、更不著些子意思。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大虛、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。日月、風雷、山川、民物、凡有形貌聲色、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、未嘗作得天地障礙。聖人祇是順其良知之發用。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、未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、能作良知的障礙。

問、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、仙以長生久視誘人



入道、究其極至、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。後世儒者、又只見聖人下一截。陽明曰、所論上一截、下一截、亦是人見偏了如此。若是聖人大中至正之道、徹上徹下、直是一貫、更有甚上一截、下一截。

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。理至虛也、而有至實者存。理至無也、而有至有者在。故天得此理、有以成其爲天、地得此理、有以成其爲地、日月風雷山川民物、得此理、有以成其爲日月風雷山川民物。人稟天地之精英以生、性之具於其中者爲最明。蘊之爲五常之德、發之爲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情、施之爲視聽言動、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、由是而仁民、由是而愛物、由是而贊化育、參天地、莫不因此理之自然者、爲之綱維於其間。分雖殊、理實一也。是故聖人者、順此真實之理、以達其用于天下民彝物則、所以常存于宇宙也。仙、佛者、滅此真實之理、而

陷溺于虛空、日用倫常所以盡去之而不顧也。今其言曰、仙家說到虛、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。佛家說到無、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。是實以聖賢之真實而爲佛老之空虛也。誠如是、是必掃天下之至實而盡歸之于虛、滅天下之至有而盡歸之于無矣。即令不盡掃之、盡滅之、而其所以視此至實、至有者、皆爲外鑠、而不出于性之本然矣。匪特口耳鼻舌身意、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、可以棄之而不顧、即天之運地之載、日月之照臨、風雷之鼓盪、山川之流峙、民物之蕃生、皆歸夢幻、而適見其多事矣。充陽明之說、是不至毀滅天地、消融民物而不已也。豈其然哉。夫仙家說長生、佛家說脫離生死苦海、此固背叛天理、以自私自利者也。然莊子外形骸、一死生、養生之說、已爲其所不屑言。佛家以阿羅漢獨了死生爲下乘、運載無邊、

得無上菩提爲上乘、則超免輪迴、猶佛說之最低者。即敎仙家不言長生、佛家不言脫離生死苦海、其所以爲敎者、與聖人之道同乎、異乎。舍其虛無之大罪、徒責其長生輪迴之私利、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耳。至謂儒者之敎、與仙家長生久視、誘人入道、佛家之出離生死、誘人入道、徹上徹下、原自一貫、是不僅聖人之道無異于佛老之虛無、而其所以自私自利者、亦與之無別矣。言之不經、亦至此極哉。陽明自幼酷好二氏、十七歲入鐵柱宮、見有道人叩之、得聞養生之術、後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、歷巖險訪之、因論最上一乘、乃築室陽明洞中、行導引術。三十七歲居龍場驛中、夜悟大學格物之旨、始謂大學之道、吾性自足、向之求理于事物者、誤也。五十歲居南昌、始揭良知之學、敎人、自謂千聖相傳、一點骨血、聖賢實有之旨、

盡從而變亂之。蓋其浸淫于二氏者深矣。人苟不深格致之功、確見聖道之所在、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。孟子曰、能言距楊墨者、聖人之徒也。

日孚問曰、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、不可不察如何。先生曰、夫我則不暇。公且先去理會性情、須能盡己之性、然後能盡物之性。

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、因指亭前竹子、令去格看。錢友早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、竭其心思、至於三日、便至勞神成疾。當初說他直是精力不足、某因自去窮格、早夜不得其理、到七日、亦以勞思成疾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、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。及居夷三年、能見得此意思、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、其格物之功、只在身心上做工夫、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。

程子九條言格物之功、罔不切於身心。此條謂求之性情、固切於身、然一草一木、以矜博洽也。